

書畫展點滴

香港榮寶齋《蔡瀾蘇美璐書畫展》，從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三日為止，圓滿地結束了，我拍了一張照片在社交平台發表，字句寫着：「人去樓空並非好事，但字畫售罄，歡樂也。」

邀請函上說明為了環保，不收花籃，但金庸先生夫婦的一早送到，王力加夫婦一共送兩個，陳曦齡醫生、徐錫安先生、師兄禰紹燦、沈星、還有春回堂的林偉正先生、成龍和狄龍兄也前後送到，馮安平的是一盤胡姬花，最耐擺了。

倪匡兄聽話，沒送花，但也不肯折現，撐着手杖來參加酒會，非常難得，他老兄近來連北角之外的地方也少涉足，來中環會場，算是很遠的了。

酒會場面熱鬧，各位親友已不是一道謝，傳媒同事也多來採訪，為了國內不能參加的友人，我在現場做了一場直播，帶大家走了一圈，親自解說。

記得馮康侯老師曾經說過，開畫展或書法展也不是什麼高雅事，還是要說明給到場的人字畫的內容，這和推銷其他產品沒什麼分別。

照了X光，醫生說可以把那個鐵甲人一般的腳套脫掉，渾身輕鬆起來，加上興奮，酒會中又到處亂跑，腳傷還是沒有完全恢復，事後有點痠痛。

再下去幾天，就不能一一和到來的人一齊站着拍照了，干脆搬了一張椅子在大型海報前面，坐着不動當佈景板，朋友們要求，就不那麼吃力。

合照沒有問題，有些人要直的拍一張，橫的拍一張，好像永遠不滿足。他們都很斯文，有的人樣子看起來很有學問，但是最後還是禁不住舉起剪刀手，他們不覺幼稚，我心中感到非常好笑。

已經疲憊不堪時，其中一位問我站起來可不可以，我就老實不客氣地：「不可以！」

自己的字賣了多少幅我毫不關心，倒是很介意蘇美璐的插圖，又每天寫電郵向她報告，結果頗有成績。我自己買了三幅送人，一幅是畫墨爾本「萬壽宮」的前老闆劉華鏗的，蘇美璐沒見過

本人，但樣子像得不得了，另一幅是畫「夏銘記」，還有上海友人孫宇的先生家順，應該是很好的禮物。

自己的字，有一幅覺得還滿意的，是「忽然想起你，笑了笑自己。」第二個「笑」字換另一方式，寫成古字的「咲」，很多人看不懂，結果還是賣不出，至到最後一天，才被人家購去了，到底還是有人欣賞。

寫的大多數是輕鬆的，只有一張較為沉重：「君去青山誰共遊」，有一位端莊的太太要了，見有兒子陪來，我乘她不在時間為什麼要買這張，回答道家父剛剛去世，我向他說要他媽媽放開一點，並留下聯絡，心中答應下次有旅行團時留一個名額給她。

鍾楚紅最有心了，酒會時她來了一次，過幾天她又重來，說當時人多沒有好好看。當今各類展覽她看得多，眼界甚高，人又不斷地自我修養求進步，一直是那麼美麗，是有原因的。

想不到良寬的那一幅也一早給人買去，來看的人聽了我的說明，感謝我介紹這位日本和尚畫家，其實他的字句真的有味，下次可以多寫。

張繼的那首膾炙人口的詩，並不如他的另一個版本好，所以寫了「白髮重來一夢中，青山不改舊時容；烏啼月落寒山寺，倚枕仍聞半夜鐘。」也有人和我一樣喜歡，買了回去。

來參觀的人有些也帶了小孩子，我雖然當他們為怪獸，絕對不會自己養，但別人的可以玩玩，然後不必照顧，倒是很喜歡的。好友陳依齡家的旁邊有一家糖果店，可以印上圖畫，問我要不要，我當然要了，結果她送了我一大箱的圓板糖，一面印着「真」字，一面印着一隻招財貓，一下子被人搶光。

那個「真」字最多人喜歡的，我也覺得自己寫得好，一共有兩種，一是行書，一是草書，賣光了又有人訂，一共寫了多幅。我開始賣文時，倪匡兄也說過：你靠這個「真」字，可以吃很多年。哈哈。

對了，賣字也要有張價錢表，古時古人書寫叫為「潤例」，鄭板橋的那幅寫得最好，好像已經沒有人可以後繼了，結果請倪匡兄為了我作一篇，放大了擺在場內，可當美文觀之。

這次書畫展靠多人幫忙，才會成功，再俗套也得感謝各位一下，最有功勞的當然是香港榮寶齋的總經理周柏林先生和他幾位同事，他們說沒這麼忙過。在今年公司會搬到荷李活道，給個固定地方賣蘇美璐和我的字畫。

宣傳方

面，葉潔馨小姐開的靈活公關公司也大力幫了很多忙，在此致謝。

最感激的是各位來看的朋友，過幾年，可以再來一次。



插圖：MEILO SO

蔡瀾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
逢周刊登